

小水池的悲欢

朱祖颂

这儿原是一条波涛汹涌的大河,从西北流到这儿转了一个弯儿流向正南。后来不知怎么水就越来越少,由波涛汹涌变为静静地流淌,由水深变为水浅,再后来断流至干涸,近几年河底裂了缝。若下了雨河底生的草比河坡岸上的草肥嫩得多。放羊的孩子们把羊赶到河筒子里吃草,他们采野花捉蝴蝶,追逐打闹做游戏,一忽儿飞奔到岸上,一忽儿飞奔到河底,欢呼着、跳跃着,尽情嬉闹。

庄稼人见地亲。河岸照着谁家的地河岸就是谁家的。干旱了一冬后,大地迎来了一场春雨,河坡和河底湿润了,他们用铁锹、抓钩、锄头除草、翻地,施化肥,根据自己的意愿,种上了各种各样的庄稼和蔬菜。由于这一带离井远,几家正在为水源犯难。一老者吸着烟,慢悠悠地说:“咱脚下就有水。”“可不是吗?”年轻人恍然大悟。说干就干,咱庄稼人有的是力气,还怕挖不出个水池来。铁锹抓钩一阵忙,一个小水池渐显雏形。池底已有泉眼。按老者的吩咐,见了水再挖三尺,肩挑手提就够用了。约莫两个小时一个四尺见方、水深三尺的“小水池”诞生了。挖小水池的人一是为了庆祝小水池的诞生,二是为了驱寒,去村里饭店吃着实撮了一顿,一个个喝了个关公脸。

第二天,他们来到小水池边,只见小水池蓄满了水,一池清水碧绿如玉,微风吹来,波光粼粼。小水池高兴地望着这几个人,好像在说“谢谢农民叔叔,是您诸位创造了我,我才得以问世,你们用水吧,我将尽力为大家服务”,小水池说着话,心里充满了快乐,小波浪荡漾着,像是眉开眼笑,又像是翩翩起舞。

挖水池者也很高兴啊,小量用水足够了,他们把小水池四周铲平铺上砖头,方便放水桶。然后或挑或提,和泥做

营养钵。河底的土是多年来从岸上冲下来的熟土,加之溃烂的树叶杂草,肥得流油。附近农民看到有这样一个小水池,就开始育荆芥和韭菜,栽葱、栽黄瓜,种茄子、种辣椒……人勤地不懒,蔬菜的鲜嫩葱茏全靠水。一天到晚挑水的不断,小水池能为农民服务,灌溉菜畦,一天到晚快乐着,眉开眼笑着,翩翩起舞着。每当空桶从水池里舀满水上拨溢水的哗啦声、桶口朝下灌水时的“咕咚”声响起,那是小水池在快乐地歌唱,它为自己能为农民服务而歌唱,它为自己能浇瓜浇菜而歌唱。有些人说,这小水池水怎么这样旺,一天到晚地取水,水池还是水波荡漾的样子。老者说:“这是河底的井,水下方挖了一米,这就等于过去的老土井,过去的土井能供应一架水车抽水,但它没有机井那么多的水。所以肩挑手提是取不完的。”“噢,难怪!”年轻人听了老者的话纷纷感叹。小水池听了更高兴了,它遇到了知己,风吹水面它手舞足蹈起来,它对大家盈盈地笑,你们挑吧提吧,保证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周围的菜畦碧绿了,黄瓜低垂着、豆角摇摆着,茄子、辣椒开花现蕾了……还有营养畦没移栽的棉苗如今也开花现蕾了。附近的庄稼受水池的浇灌,青翠欲滴,长势喜人。小水池更加高兴了,它每天看着蔬菜成长,它为因自己的浇灌长出这么好的蔬菜而快乐,它总是眉开眼笑又唱又跳,载歌载舞。

田野里,小麦成熟了,收割了。轰隆隆的联合收割机在田野里日夜奔跑,收割机奔跑着把吐出的麦秸一溜溜地堆在麦茬地里。为了抢墒种下茬作物,农民把那一溜溜麦秸用车拉走,胡乱卸在水沟、树林、村头。

一天夜里,一件可怕的事情发生了,劳累了一天的小水池正在休息,突然铺天盖地的麦秸向它压来,小水池惊呼:这是怎么回事,压得我喘不过气来,太欺负人了!原来挖小水池时选择地址离大桥太近了,农民从桥上向下卸麦秸呢,本来桥头是不允许卸麦秸的,但农民为了腾茬种庄稼,就不顾那么多了,加之三更半夜,就更肆无忌惮了。小水池憋闷死了,它大声呼救,无人理睬。换来的是一波又一波的麦秸向自己头上身上重重地压来。小水池悲哀至极,嚎啕大哭,它想,我一直为人浇瓜浇菜、灌溉庄稼,还有不少人洗脸涮毛巾,殷殷勤勤无私奉献,到如今却被重重压在麦秸下,无人问津,悲哀啊悲哀……因为农民夏收夏种太忙了,菜畦子已十多天没见着水了,直到他们腾出手后,才把小水池周围的麦秸清理一下。取水的人越来越多,麦秸在小水池泡黄的水被取完了。新泉的水依然是碧绿如玉,小水池精神焕发,依旧快乐,依旧高兴,笑盈盈地给大家供水。

忽一日,有两个农妇用小水池的水兑药给庄稼打除草剂,打完后把清洗药桶的水倒在了小水池里,并把空药瓶子

空药袋子一股脑儿扔在了小水池里。小水池的水变质了,散发出怪怪的味。后来一农民挑水浇荆芥,满畦荆芥第二天就黄了,那农民向大家说谁那么缺德,污染了小水池的水,害得我的菜全黄了叶子。小水池听了,十分痛苦,是自己糟蹋了那畦菜,使农民赔了工夫,受了损失。小水池伤心地流下了眼泪,但它又很愤怒,小水池还漂着两片药袋,像是小水池瞪着鼓鼓的两只愤怒的眼睛,它生着气、发着怒。

后来,几个人用水桶把小水池的水向外取净,脏水取完又泵出清水,小水池能为大家服务了,才又欢喜起来。

小水池为大家服务了一春一夏,秋天农民在水池附近种上了萝卜白菜大葱,经由小水池的浇灌,长势喜人,丰收在望,小水池每天载歌载舞,哼着歌儿过日子。

冬天小水池比较清闲,很少有人取水浇菜。

桥头上不断有人倾倒垃圾,垃圾越积越多,甚至影响了交通。一天一辆送砖大车从桥上经过,一边轮子必须从那隆起的垃圾堆上通过,车箱会严重倾斜。司机停车,下来两个人,他们用铁锹一股脑儿把垃圾扔到桥下。可怜的小水池又遭到了厄运,烂球鞋、破袜子、碎玻璃、烂瓶子、食品袋等几乎把小水池填满了。小水池高声怒吼,强烈抗议,也没能阻止垃圾一阵阵投在自己的怀里。小水池悲哀至极,我为人们无私奉献,你们却这样鲁莽地对我……

第二年春天,农民重又挖出小水池内的垃圾,一汪池水,碧绿依旧。小水池依然为农民服务,为浇灌蔬菜出力,它依旧快乐着、欢喜着。

自此,有人在小水池旁一直竖起一块牌子,上面写着“爱护水源、保护环境”。

我市书法家曹景超作品 入选全国第四届草书作品展

本报讯(记者 王艳)日前,全国第四届草书作品展评审工作在湖南长沙圆满结束。我市书法家曹景超的作品入选此次作品展。

全国第四届草书作品展是中国书协举办的一次全国性大赛,其目的是为了展示当代草书创作的艺术成就,激发草书创作热情,引领草书创作方向,进一步推动书法事业繁荣发展。

据悉,本次展览共收到作品10707件,其中山东省来稿917件,湖南省来稿868件,江苏省来稿858件,河南省来稿805件,广东省来稿714件。经过评委会严格评审,共有205件作品入展(不评奖)。河南入展12人,其中,我市只有曹景超一人。

文艺动态

诗词四首

姜玉海

(二)

鹧鸪天·川汇生态园

春到三川燕呢喃,小桥水碧野花艳。晓风荡柳飞絮散,松映梨花绽素颜。花艳艳,燕喃喃。朝阳灿灿雾化岚。游人挥桨兴波浪,惊醒鸳鸯飞上天。

春

(一)

颖水鱼跃一鉴天,
村花姐妹试耕田。
布谷几处鸣清脆,
柳藏春梦鸟语间。

三川雨后万物新,
柳碧桃红处处春。
百草萌萌锋似箭,
槐桑叶展渐梳翁。

农家乐

百鸟鸡唱醒苍穹,
春绿三川百鸟鸣。
帅哥驱车耕晓露,
靓妹插圃沐晨风。
陌间老妪逗孙笑,
篱下老翁话岁丰。
国泰民安减赋税,
哪朝善政与今同。

五绝十首

鹿斌

忆浙江友人(一)

心远千重梦,情深一首词。
春随君去也,柳老满头丝。

忆浙江友人(二)

望中沙颍水,梦里越王台。
一岸芦花老,何时君再来?

忆浙江友人(三)

可望云间望,莫待山中月。
今忆浙江人,寒风吹不落。

悼薛先生

逢君花发季,辞我叶零时。
不见寒霜上,缤纷一首诗。

别马生

颖岸秋风下,卅年又见君。
今宵一杯酒,明日万重云。

西山怀古

西山骋目处,抚石欲长吟。
放鹤亭犹在,斯人无处寻。

冬夜(一)

霜枝声寂寂,孤月影沉沉。
一思穿千古,徘徊不为吟。

冬夜(二)

落叶无情树,疏星不语空。
茫茫天地远,幽思孰人同?

梦回

梦中舟一叶,枕畔泪千行。
堪恨鸡啼苦,无缘到尔旁。

邂逅故人

契阔云千里,相逢酒一杯。
无须问风雨,逝水几曾回?

野花赞

沐风饮露野荒坡,离群索居甘寂寞。
放浪形骸不足道,我行我素奈若何。
不慕庭艳千般娇,宁与闲云相应歌。
从来天然自可贵,一生芬芳犹澹泊。

黄叶咏

绿肥翠满那时节,莺语蝉吟行人歇。
喧嚣繁华终一季,风流何惧西风挟。

小巷诗

铜铸奢华俊士游,乌衣盛传才子留。
六步巷口铭德大,紫瓦胡同诵千秋。

颂雪雁

扶摇云海路八千,振翅苍穹梦图南。
都市荒原等闲处,一生奔徙不留憾。

春天包围了我们

路雨

冰消了
雪融了
小河解冻了
清凌凌的河水
暖融融的春风
包围了我们

麦苗返青了
树枝吐芽了
燕子归来了
复苏的大地
用勃勃生机
包围了我们

迎春花开了
桃花、杏花开了
缤纷的花事
绚丽的色彩
带着盛世的花香
包围了我们

握住你的手
就握住了一束
明媚的阳光
幸福的微笑
春天包围了我们
我们就永远驻守在春天里

小小说

将军柳

严晓歌

村子叫将军柳村,因为村口有一棵柳树。

柳树叫将军柳,因为是一位将军留下的。

战火纷飞的年代,将军在将军柳村这一代打仗,一次战斗中将军腿部负了伤,他就折断一根柳枝做拐杖。

一天将军行军走到将军柳村村口,那时的将军柳村还叫疙瘩村,将军坐在村口休息,当时天刚下过一场大雨,疙瘩村的土壤松软松软的,将军随手把做拐杖的柳枝插进土壤里。将军走时,他没有把柳枝拔出来继续做拐杖,因为将军的腿伤已经痊愈了,这样曾做为将军拐杖的柳枝就留在了疙瘩村村口。柳树是华北平原地带极易成活的树种,一根柳枝随意插进水肥丰腴的土壤里就会生根发芽,几年后长成一棵树。将军留下的那根柳枝在疙瘩村雨水浸润后的土壤里生根发了芽,然后长成一棵葱葱郁郁的树,现在已经搂抱粗。后来经过战火洗礼的将军由一名士兵成为共和国将军,疙瘩村的村民为了纪念将军曾在这里浴血战斗过,就把村口将军留下的柳树叫做将军柳,把疙瘩村改名叫做将军柳村。

春天,一条高速公路线路规划经过将军柳村村口,这是将军柳村所在县的县境内要修建的第一条高速公路,它可北上省城南下外省,修成后把偏僻的将军柳村和大城市连接起来。将军柳村的村民和全县人民为将要修建的高速公路欢呼雀跃。

但是欣喜过后,一个让人难以解决的问题出现在高速公路规划者的面前。

将军柳刚好处在规划的高速公路线路上。

怎么办?怎么办?

县里的领导和规划者商议来商议去,最后商议出两套方案。一套方案是花巨资把将军柳挪移到县城革命老区公园里;一套方案是改变线路,让高速公路从临县经过。

方案出台后,县里派人去将军家征求将军的意见,让将军拍板定案。

将军已是耄耋老人。

派去的人回来却说:“将军说把将军柳砍伐掉。”

县里的领导不相信,又问一句:“将军怎么说?”

“砍伐掉。”

派去的人还带回来一张银行卡,说卡里是将军多年的积蓄,将军把这些钱捐给老区支援老区建设。

县里的领导被将军的情怀深深感动。

不久将军柳被砍伐掉,一条高速公路从将军柳村村口像一条玉带一样飘逸而过,一直伸向远方。

将军柳村村口没有了将军柳,可是村民们仍然感到将军柳在村口屹立着没倒,那棵树就是他们崇敬的将军。



樱花茶园美如画

新华社发

沙颍文艺

发小儿

常全欣

大山,小伟,鹏,是我的三个“发小儿”。不怕笑话,我们已经十几年没见了。突然有了联系,他们约好要来我工作的小城。这么多年了,真不知道他们变成啥模样了。

先介绍一下他们。我们是一起光屁股长大的邻居,是一起上树掏鸟、下河摸鱼、到镇上打红白游戏机的玩伴,是一起上学、放学,课外一点一滴在一起的哥们儿。那感情,算是无间。

有朋自远方来,当然要“不亦乐乎”。我提前定好了饭店,小城最高档的,广海酒店。我是“地主”,自然是我最先到场,点菜、泡茶,恭候。

对了,得向您介绍介绍我。我在一个机关单位上班。属于“白领”,是的,每个月的工资都是按时月光,是真正的白领。虽说钱少,但怪有“面子”,都说是铁饭碗,摔不烂,在城里上班,也就只能图这点“面子”了。

等待他们的时候,我不禁想起了十几年前和他们分开时的事。初三毕业后,我到县城读高中了,而小伟在家里干起了养殖,鹏跟着他爸到北京打工去了,而大山选择了在那年冬天参军了。

我们的最近一次团聚,就是送大山的那天晚上。鹏在北京没有回来,村西头一个小肉店里,我,小伟,大山,点了四个菜,要了两件啤酒,痛痛快快地喝到了深夜。想起大山要到遥远的新疆,几年不能见面,都伤心地流了眼泪。临分别时,我塞给大山二十块钱,对他说,路上买瓶水喝。

后来,我到省城读书,给他们写过

信,他们也回了,只是内容越来越少,频率越来越少,最后也断了。工作后,回老家都是匆匆来去,一直没有见过他们。后来才知道,大山退伍后到南方打工去了,娶了个南方的老婆,小伟在县城买了房子,开了个五金商店,听说鹏混得不赖,具体干什么不知道。

电话响了,他们到了酒店门口。他们是坐着鹏的大奔来的,鹏的车真气派,北京牌照,还是吉祥号,669。多年不见,他们都变样儿了。大山当兵走的时候虎头虎脑,现在成了一个彪悍的男人了。原来内向的小伟,现在也健谈了,身上散发着商人的气息。鹏的变化最大,很福态,穿着一身名牌,还戴着纯金项链,土豪级的。

虽说好久不见,但有深厚的感情基础在那儿,我们顿时回到儿时的亲切。让服务生上菜,开酒,我们边吃边聊。而话题,始终是怀旧,我们宛如又到了少年时代,似乎分别之后的这些年不存在一样。大山对我说,上学的时候,我总是抄你的作业,特别是你的作文,有一次连里面的人名也没有改,老师罚我在讲台上站了一节。小伟说,记得咱们去东窑地里面掏翠鸟吧,我们一人逮了一只,后来翠鸟死了,我们在河沿上给埋了,还立了一个“碑”。鹏说,还记得魂斗罗吧,咱们逃学到镇上打游戏机,因为没钱,想溜跑,差点挨打……

边回忆往事,边让烟敬酒,气氛十分和谐。酒风也十分扎实,两瓶白酒过后,大山和小伟划起了拳,“五魁首,六六顺”,“三打两胜”,由我监督,谁也不

许装赖。

倒是鹏的生意忙,酒席之间,电话一个接一个。有三个电话,还跑到外面去接,看来是机密事项,不能让其他人知道。

烟继续燃烧,酒继续碰杯。不知不觉之间,醉意已经袭来。

酒足饭饱,我去买单。鹏一把拉住我:“别动,今天这账我结,你那点工资,不够花,你们谁都没有钱!”“到我的地盘,哪能让你结账呢!”我执意不肯。鹏却喊来了服务生,掏出几张红灿灿的钞票,“算账,看见没有,不能收他的钱……”他指着我说。他喝多了,我觉得。

走出酒店,我说,伙计们啊,时光荏苒二十年,如今小城再见面,难得啊。下一步呀,我们一定加强联系,定期互动,巩固友谊,共同发展啊。我开玩笑说,现在想想,分明是自己又犯了职业病。那天,我们还组建了一个微信群,名字就叫“发小儿”。

聚会之后不久的一天晚上,手机突然响了。一看,是大山。他又回到广州,干起了文具批发的生意。他说新进了一批货,问我能不能在单位帮他推销点。听他的口音,又像喝多了,我告诉他在单位加班呢,明天再打,便匆匆挂了电话。这人满脑子想着赚钱,不推销不打电话,我想。

如今都半年过去了,大山却没有再打过来电话,还有小伟、鹏。不打电话也就算了,连微信群也冷清了,真不知道都在忙些什么。